



## 一把大伞

胶州市阜安中学 梁智慧 指导教师:王德全

## 无形的思念

胶州实验初中 刘嘉怡  
指导教师:张彩燕

我想送你一串风铃  
静静挂在床前  
风儿悄悄吹,铃儿轻轻晃  
于是,每当拂起微风  
我便将思念寄托,吹去了远方  
空灵而又清脆的  
那是风铃在人儿睡梦中的沉静  
深沉而又绵长的  
那是人儿在傍晚微风中的惆怅。

清晨的风,湿润、柔和  
它引来日出,领来水雾  
轻轻叫醒了沉睡的风铃  
铃儿在窗前唱,清彻透亮  
那是我对你的思念,你听见了吗?  
风儿在床前招,轻拂发梢  
那是我对你的思念,你觉察了吗?

我想送你一串风铃  
慢慢荡在琴旁  
琴儿悠悠奏,铃儿幽幽愁  
于是,每当琴声飘荡  
风儿便偷偷拨弄,铃儿轻声唱  
幽怨而又悲凉  
那是铃儿在哭诉近日来的念想  
婉转而又悠扬  
那是琴儿在宽慰清风中的忧伤。

傍晚的风,温暖、金黄  
它带走花香,带去夕阳  
渐渐哄睡了喧闹的风铃  
铃儿在窗前息,寂夜无声  
那是我对你的思念,无人听见  
风儿在床旁盼,白日黎明  
那是我对你的思念,未曾停歇。

我想送你一串风铃  
常常挂在窗边  
风儿吹;雨儿点  
叶儿落;雪儿飘  
琴欲静而思不止,风欲住而念不息。

从有记忆起,我一年到头也见不到父亲几面。印象中,他大多在初春下雨的那几天出现——不高的个子,枯槁的身形,提着一把湿淋淋的黑色大伞。他总是在家里只停留一两天,然后又忙忙碌碌地收拾东西,拿着那把大伞,一出门又是几个月不再回来。父亲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从我的生活中隐没,几乎变成了我熟悉的陌生人。

我总暗暗埋怨他,为什么不为了我的童年也打一把伞?为什么不能挽着我的手,陪我走过这15个春秋?

今年初春,我又一次见到父亲,虽在意料之中,但这还是让我感到突然和不知所措。我低下头,抿紧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到底要说什么?想念的话语根本无法从我的嘴里蹦出来。父亲也沉默了一会儿,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困窘,就放下手中忙活的东西,又装作很轻松地笑着说了一句:“哈哈,这么久没见,肯定也生疏了吧。”然后,他又故作忙碌起来。可我却在那个貌似平静的脸上和那对深邃的眸子里,读出了一丝悲伤。

我的心猛地缩了一下,那一丝悲伤像湖面漾起的涟漪,一圈一圈地荡

摇着我的心:我与父亲,真的生疏了吗?

第二天吃完饭,父亲同母亲寒暄了几句,便开始进进出出地收拾行李。我凑到母亲跟前,故作惊奇地问:“他又要走了?”母亲愣了愣:“你以为你爸在外闲着啊?他要没日没夜地工作,要养我们这一家啊。”我的心受到震动,我错怪了连年奔波的父亲。我转头看向窗外——外面跟以前一样,又开始下雨了。“你爸没拿伞,你送他吧……”下回,他好长时间不能回来了。”最后一句话,母亲几乎是喃喃着说出来的。

母亲的话就像这淅淅沥沥的雨点般洒进我的心田,带着丝丝的暖,将我与父亲之间的冰冷慢慢融化,我的心软了。

我同父亲一起走在那把黑色的大伞下,我和父亲都在沉默着,这沉默使雨滴打在伞面上的声音都好像被放大了好多。“我拿吧。”父亲轻轻拿开我拽得吃力的手,接过了那把大伞,一瞬间,伞变得好高大,把那灰蒙蒙的天都遮住了,让我忽得有了安全感。“吃糖炒栗子吗?”他指了指不远

的小摊。循着他指的方向,我闻到了一股悠悠的香气。“不了……”我弱弱地回应道。他迟疑了一会,慢慢说道:“你小时候,总拉着我的衣服,吵着非要买。”我怔住,这样温馨的场面被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牢牢记住,却未曾浮现在我的脑海。我不知怎样回答了,这些年所有的抱怨与误会瞬间被击破,我满脑子都是小时候他逗我时的灿烂笑颜。一切的一切,仿佛放影片一般,从压抑已久的深处跳跃出来。原来,是我淡忘了一切,是我渐渐疏远了他。

到了火车站,他把伞递给了我,在雨中静静注视了我几秒,却好似说了离别时的那种千言万语。“我不用了,你拿着回去吧。”然后他奔跑,一点一点消失在雨幕中。我只能抬头看这把伞,雨还在下着,因为有伞,我几乎没被淋湿。我断定,父亲一定就像这伞一样,在背后一直默默地保护着我,伴我走过这一年又一年。

泪水悄然涌出,我的眼中只有一片蒙蒙的雨和那个永远为我撑开晴天的身影……这把伞,是一片天,是父亲那正一点一点弯下的脊背。

## 那声音,常在我心田

胶州市北关中学 李子文 指导教师:刘东芳

“叮铃铃,叮铃铃”,清脆悦耳的车铃声常萦绕在我的耳畔,叩击着我的心房,给我温暖的力量。

小时候,我最爱坐在我的专属宝座——妈妈的自行车后座上出去兜风。妈妈的自行车朴素而陈旧,颜色是单调的黑白色,车筐是用钢丝编成的,齿轮有点老化时常漏油,坐垫粗糙很容易刮坏衣服,我好几条裤子都牺牲于此。可它仍是我心爱的座驾,承载着我和妈妈最轻松温馨的时光。

午后的阳光是一天中最和煦温暖的。妈妈将自行车骑出来,缓缓蹬着等我,我一个助跑轻巧地跳上了后座。车子摇晃几下,妈妈紧握车把,用力稳住。“出发咯!”妈妈身子前躬,两脚交替奋力蹬几下,速度就提起来了。妈妈紧盯着前面的路,还不忘叮嘱我:“抱紧我,坐稳了。”我张开双手紧紧

环抱住她的腰,大叫一声:“得儿!得儿!马儿快跑!”“这熊孩子……”妈妈的嗔怪消散在野外的清风中。仰起脸,任那风儿轻抚着我的脸颊,痒痒的很舒服,还带着一丝妈妈身上独有的味道。小路两旁绿树成荫,满枝疯狂地成长,我仿佛嗅到了桃儿梨儿的果香。“叮铃铃,叮铃铃”,清脆的车铃声像一首乐曲,伴着蝉儿的鸣叫和我们母女俩的欢笑,回荡在初夏野外的天空中。就这样,妈妈的自行车载着我驶过童年的春秋夏。

年岁渐长,我们一家回了城,我学会了骑自行车,每天骑着属于自己的自行车奔波于上学路上。我的车通体粉色,有一个花格子式样的精致车篮,齿轮良好,坐垫柔软。但我骑着它却无暇欣赏沿途风景。四处都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就算我有时间也很难静

下心来再去感受身边的事物。和母亲一起骑着车,也无当年的轻松愉快了,母亲的背躬得更高了,两鬓也已染上霜色,体力也大不如前。当年几千米也能从容跑完,如今蹬车上坡就气喘吁吁,汗流浹背了。而我也像当年那样天真好奇,如今骑车只感到疲惫沉重。“叮铃铃,叮铃铃”的铃声被汽车的轰鸣和人群的嘈杂淹没。

现在有了更好的自行车,有了更好的生活,我却还是时常想起当年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和那简单快乐的生活。

那辆自行车在我们搬离家乡时便被扔在仓库,可那“叮铃铃,叮铃铃”的响声却早已在我的心中谱成一首歌,那歌里有年轻的妈妈,有家乡的蝉鸣,有我无忧无虑的童年……而这一切将伴随我成长脚步,伴我远行。

## 百合花的约定

胶州市振华中学 王子悦 指导教师:周云英

阳台上的花儿开了。我独爱百合,因为百合花里有我们的约定。

花香里,是我阔别已久的母校。五年级以前,我完全就是个令老师头疼的“违纪分子”,不管哪个老师在花名册里看到我的名字,都会仰天长叹:班级从此和流动红旗无缘了。

升入五年级,我的人生发生了转变。新老师是个脸蛋圆圆,长得文文弱弱的南方姑娘,走进教室时抱着一大盆含苞待放的秋百合。她环顾教室一周,把花放在教室后面的小桌上。我的座位恰恰就在这小桌旁,偏头,便是满鼻幽香,淡淡的,甜甜的。上课铃

响起,老师走到讲台旁,朝我们微笑致意:“同学们好,我是你们新来的数学老师,纪老师。”简单的自我介绍后,纪老师说:“我们上一次期末考试的数学第一名是谁?老师想请她当数学课代表。”

我站起来,还未开口,就有人大声嚷起来:“老师,你还是别让她当课代表!她只会带头扰乱纪律。”别的同学也笑着附和。其实说得不假,我抬起头,看老师的反应。意外地,纪老师竟似乎有些生气,嘴角一直挂着的笑淡去了,严肃地批评了那位同学。我明明应该觉得无所谓,但一节课下来,我的心绪竟有些没来头的乱糟糟。

下课时,老师叫我去去了办公

室,未进门,里面便有眼尖的老师看见了我,笑着同纪老师道:“小纪,这孩子又违反纪律了?她呀……”纪老师顿住了脚步,轻轻地,但是极坚定地向那位老师摇了摇头。纪老师将我带到她的办公桌前坐下,轻抚着我的手,开口第一句话竟不是训斥,只是柔柔的一句:“以后不要扎歪辫了,会影响你的骨骼发育。”说着便伸手替我解散头发,扎了一个松松的低马尾。

其实,那时候的我哪听得懂什么“骨骼发育”,不过从那之后,我真的没有再扎过歪辫。纪老师那样温柔地对我说,不是怕影响“学校”或是“班集体”,却仅仅是

因为怕影响“我”,或许是那时我感受到了被真心关心的感觉吧。

“子悦,纪老师说,‘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我竟然第一次生出从头到脚无地自容的羞耻来,只能发出一声有些哽咽的“嗯”。

“不要紧张,”纪老师拍了拍我的后背,又状若闲聊似的提起,“你喜欢教室后的百合吗?”“喜欢。”“那我们做个约定吧”,纪老师蹲下身来,温柔地望着我的眼睛,“我不仅要请你做课代表,还要请你做纪律委员。这个月,如果你能带领咱班拿到流动红旗,老师就送你一些百合花球,好不好?”

“好。”我愣愣道。纪老师笑

笑,让我回去了。

之后,我竟然真的变了,也许是因为百合花,也许是因为纪老师。一个月后,小桌上的百合花开了,洁白的花朵初绽娇嫩,宛如洁白无瑕的“小仙子”。我捧着流动红旗送给纪老师的时候,觉得她脸上的笑,也很像盛放的百合花。

纪老师真的给了我一包百合花球,我们又做了第二次约定——我种的百合花球开花时,我要成为年级第一。

只可惜,我的百合花在含苞待放的时候,纪老师调走了。

从此,我爱上了百合花,只因百合花里有我和老师的约定。